

医者仁心

爹妈两次放弃,医院一再坚持 两岁溺水男孩终获救

这两天,余杭区中医院的微信群以及医护人员的个人朋友圈,被一个溺水的两岁男孩刷屏。ICU的医护人员不断将孩子的情况和照片发出来,昨晚,一张护士拿着奶瓶喂他喝奶的照片,更是赢得一片点赞。

3月14日下午4点多,120急救车接回一个两岁不到的溺水男孩。随车医生一路心肺复苏到达余杭区中医院急诊,孩子全身痉挛、皮肤黑紫,嘴里大量粉红色泡沫痰,心跳一度停止。急诊、儿科、内科医生立即展开急救……孩子的心脏终于又开始跳动。

这男孩叫平平,跟着父母、外婆从云南来余杭。那天下午,他意外掉进河里约半小时。

送医后抢救了两个多小时,孩子生命体征稍稳定。医生询问家长下一步的计划,哪知孩子的父母说不治了,要带孩子回家。这

个回答把医生震惊了——孩子肺里吸入大量污水,目前心跳呼吸都不稳定,靠呼吸机支撑着,但恢复的希望还是很大。如果这时回家,他将因严重肺水肿和感染死于呼吸衰竭。

医生们不断做平平父亲的思想工作。这位父亲说:“我们两夫妻在砖瓦厂打工,干满一个月也就两千多块钱,没有钱救孩子。”见父亲如此坚持,医生劝说:“你给我们一天时间。如果病情没有好转,你再带孩子回去。”

平平转到了医院ICU,这是余杭区中医院ICU接收过最小的患者。医护人员悉心守护了一夜,孩子的情况好转。

不料,第二天上午,平平的父亲又来医生,坚决要把孩子抱回去——他怕医院秋后找他“算账”。医院党委书记杨子健和副院长阮华亲自与家长沟通,“你把孩子留下看病,他的医药费我们出,我们保证医院以后也不跟你要钱。”



平平很争气,恢复很快,那天下午成功脱离了呼吸机。医生安排他父亲进来探望,平平看到爸爸就伸手要他抱,父亲在儿子的病床前掉下了眼泪。

3月16日下午,余杭区中医院发起了“帮助云南男孩平平”的活动,呼吁医护人员伸出援手,医院将用大家捐助的钱作为救助基金,先帮助他们一家渡过眼前的难关。医护们都表示赞成。

目前,小平平已清醒,能喝水喝奶,身体恢复很快,即将转入普通病房接受治疗。

本报记者 施雯 通讯员 郑冬来

利欲熏心

培训两天就敢上岗 一针玻尿酸,闺蜜眼睛瞎了

龙游县29岁的王丹(化名)到开美甲店的邻居闺蜜周倩(化名)店里打玻尿酸隆鼻,不料,这一下,自己右眼失明了。

周倩今年35岁。曾开过2年美甲店的她再次重操旧业,还做半永久绣眉生意。去年3月,周倩在杭州认识了一位微整培训老师并听说了微整手术。老师称,一针玻尿酸利润丰厚,操作简单。周倩交了1万元培训费。2天时间里,老师讲了理论知识,抽出一个下午现场作示

范——垫下巴、隆鼻、打嘟嘟唇,对象有外面进来的顾客,也有课上的学员当模特。

周倩回忆说,培训课上,她只看了老师操作,自己连针头都没碰过,也不懂什么穴位。老师说:“不就一针嘛,脸部都会吸收的。”

闺蜜王丹经常来周倩店里做美甲。王丹爱美,原来就打过两针玻尿酸。得知闺蜜也有了这项“技术”,她决定尝试一下。

8月3日,周倩的美容店里,王丹开始了首次注射。周倩先为王丹的鼻子消了毒,紧

接着又在对方鼻孔间的“三角区”注射了麻药;数秒钟后,周倩在相同的位置边推入玻尿酸,边捏其鼻梁。仅一分钟,王丹的不适就出现了:左手发麻、眼睑下垂,右眼视力还模糊……周倩也吓坏了,带着王丹随即赶往龙游县人民医院,当晚又转去衢州市人民医院治疗。然而,医生的确诊书让两个女人跌入深渊——王丹右眼动脉栓塞导致失明。

目前,周倩因涉嫌非法行医被刑拘。

本报记者 盛伟 通讯员 邵美霞 刘虹

悦目赏心

中国风满满 太子湾展出郁金香极品“国泰”

一位来自异国的高颜值“贵客”将来到美丽的太子湾,为花港的春天带来一抹惊艳,它就是来自荷兰的花中瑰宝——“国泰”郁金香。

“国泰”郁金香的名气虽响亮,但能有幸一睹其真容的人却不多,那是因为它是一种极为珍贵的变种,前后共经历了十几年的培育,目前全球数量极少。曾就有荷兰专家赞誉,如果郁金香是被称为世界花后的话,那么

“国泰”郁金香就是世界花后王冠上的宝石,是郁金香中的极品。

浓郁的紫色是“国泰”郁金香的标志性色彩,紫色在中国传统文化中,象征吉祥和好运,故有大瑞象时,称为“紫气东来”。

花港管理处在今年春天特别推出“国泰”郁金香花展,昨起在太子湾公园内听涛居开展。本报首席记者 杨晓政 实习生 厉家玮 通讯员 陈冰



都不上心

账户突然多了8000元 持卡人坚称不知情

陈小姐,35岁,杭州人。2015年5月,她误将8000元汇入董先生的银行账户,但她根本不认识董先生。这真叫天上掉了馅饼,但是董先生说他不晓得。陈小姐只能诉诸法院,要求法院判令董先生归还8000元。

法院多次通过电话联系董先生,告知其被起诉要求归还款项的事情。但奇怪的是,每次联系董先生,他情绪总是很激动,态度强硬,口口声声没收到8000元,银行卡也不是其所有,并怀疑接到了诈骗电话。

法院开庭审理。原告陈小姐提供的证据显示,款项系汇入董先生的银行账户确定无疑。法院可以直接判令董先生归还陈小姐8000元,但从“案结事了”“定纷止争”的角度考虑,承办法官还是决定去银行调取该银行账户的开户信息及交易流水。

根据银行出具的资料显示,该银行卡系董先生本人通过银行自助设备办理,且留有董先生本人办理时的照片;该银行卡自2015年5月起至2017年1月,一直有使用记录、短信提醒记录,交易资金达数百万元。

法院将调取的材料展示给董先生看,没想到他还是坚决否认该银行卡系其所有。

后来,董先生拨打了开卡资料上留存手机号,才发现该手机号系其朋友所有,该银行卡一直由其朋友使用。原来,当时董先生办好银行卡就交给该朋友,并没有留存该银行卡的信息,时间久了就忘记了。

董先生与朋友一核实,8000元确实是陈小姐误打。董先生当天就把8000元归还给了陈小姐,并从朋友处要回银行卡。

本报首席记者 肖菁 通讯员 辛成